

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（井附）

水 帝神女 劉子光 益水 釀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銅車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
陸鴻漸 零水 龍門 漏澤（兩出） 重水 湘水 瀑水 仙池 渝州灘 清潭
驅山鐸

井 烏山龜 綠珠井 臨沅井 火井 鹽井 御井 王迪 賈耽 八角井 李德裕
永興坊百姓 獨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
水帝神女

《山海經》：洞庭之中，帝之二女居之。郭璞注云：天帝之二女，處江為神。《列仙傳》所謂江妃二女也。《離騷》所謂《湘夫人》，「帝子降兮北渚」是也。《河圖玉板》云，堯之二女，為舜之妃，死葬於此。塚在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。（原缺出處，今見郭璞注《山海經》卷五）

劉子光

漢劉子光西征，遇山而渴，無水。子光在山南，見一石人，問之曰：「何處有水？」石人不言。乃拔劍斬石人，須臾，窮山水出。（出《獨異記》）

益水

益陽縣在長沙郡界，益水在其陽。縣治東望，時見長沙城隍。人馬形色，悉可審辨。或停覽矚，移晷乃漸散滅。縣去長沙尚三百里，跨越重山，裡絕表顯，將是山嶽炳靈，冥像所傳者乎！昔光武中元元年，封太山，禪梁父。是日，山靈炳象，構成宮室。昔漢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採藥，於波中，見漢家樓觀參差，宛然備囑，公侯第宅皆滿目。班超在渾耶國，平旦，雲霞鮮明，見天際宮闕，館宇嚴列，侍臣左右，悉漢家也。如斯之類。難可審論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釀川

沈釀川者，漢鄭弘，靈帝時為鄉嗇夫。從宦入京，未至，夜宿於此。逢故人，四顧荒郊，村落絕遠。沽酒無處，情抱不申，乃投錢於水中而共飲。盡夕酣暢，皆得大醉。因便名為沈釀川，明旦分首而去。弘仕至尚書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石脂水

高奴縣石脂水，水膩，浮水上如漆。彩以膏車及燃燈，極明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元街泉

元街縣有泉，泉眼中水，交旋如盤龍。或試撓破之，隨手成龍狀，驢馬飲之皆驚走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銅車

荊之清水宛口旁，義熙十二年，有兒群浴此水。忽見岸側有錢，出於流沙，因競取之。手滿置地，隨復流去。乃以襟結之，然後各有所得。流錢中有銅車，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。諸童奔逐，掣得車一脚，徑可五寸許。豬鼻，轂有六幅，通體青色，轂內黃銳。時沈敞守南陽，求得車腳。錢行時，貫草輒便停破，竟不知所終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神牛泉

魏《土地記》曰：沮陽城東八十里，有牧牛山，下有九十九泉，即滄河之上源也。山在縣東北三十里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。耆舊云，山下亦有百泉競發。有一神牛，駁身，自山而降，下導九十九泉，飲泉竭，故山得其名。今山下導九十九泉，積以成川，西南流。（出《水經》）

燕原池

燕原山天池，與桑乾泉通。後魏孝文帝，以金珠穿魚七頭，於此池放之。後與桑乾原得穿魚，猶為不信。又以金縷拖羊箭射著此大魚，久之，又與桑乾河得射箭所。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百四十里，俗名天池，曰祁連汭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丹水

懷州北有丹水，其源出長平山。傳云，秦殺趙卒，其水變赤，因以為名。上在太原知其故，詔改為懷水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陸鴻漸

元和九年春，張又新始成名，與同恩生期於薦福寺。又新與李德裕先至，憩西廊僧玄鑿室。會才有楚僧至，置囊而息，囊有數編書。又新偶抽一通覽焉，文細密，皆雜記，卷末又題雲《煮水紀》（「記」原作「處」，據明抄本改）。太宗朝，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維揚，遇陸處士鴻漸。李素熟陸名，有傾蓋之歡，因赴郡。抵揚子驛中，將食，李曰：「陸君善茶，蓋天下聞，揚子江南零水，又殊絕。今者二妙千載一遇，何曠之乎！」命軍士信謹者，挈瓶操舟，深詣南零取水，陸潔器以俟。俄水至，陸以杓揚水曰：「江則江矣，非南零者，似臨岸者。」使曰：「某棹舟深入，見者累百人，敢給乎？」陸不言，既而傾諸盆，至半，陸遽止。又以杓揚之曰：「自此南零者矣。」使蹶然大駭，馳下曰：某自南零齎齊至岸，舟蕩半，懼其眇，搢岸水以增之。處士之鑿，神鑿也，其敢隱欺乎！」李大驚賞，從者數十輩，皆大驚愕。李因問陸，既如此，所經歷之處，水之優劣可判矣。陸曰：「楚水第一，晉水最下。」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。（出《水經》）

零水

贊皇公李德裕，博達士。居廊廟日，有親知奉使於京口，李曰：「還日，金山下揚子江中零水，與取一壺來。」其人舉棹日，醉而忘之。泛舟止石城下，方憶。乃汲一瓶於江中，歸京獻之。李公飲後，歎訝非常。曰：「江表水味，有異於頃歲矣。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。」其人謝過不隱也。（出《中朝故事》）

龍門

龍門人皆言善游，於懸水，接木（「木」《國史補》下作「水」。）上下，如神。然寒食拜掃，必於江濱，《水經》云：「龍門山在洛陽南，伊洛水出焉。」

《國史補》)

漏澤

漏澤，據酈元注水經云，姚墟東有漏澤，方十五里，綠水泓澄。凡三大澤，曲際有阜，俗謂之媯亭。側有三石穴，廣員三尺，而有通否，水自盈漏。漏則數夕之中，傾竭澤中矣。左右居人，識其將漏，預以水為曲拔（「水為曲拔」《水經注》卷二五作「木為曲狀」。）物障穴口，魚鱉異鱗，不可勝載矣。今按此澤漏，凡穴區別，所謂車箱漏、鼓漏、土漏、雞漏、豬漏。春夏積水，秋冬漏竭，居人知之，不過三日之中俱盡。在今兗州泗水縣治東七十里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作出《七閩記》）

又 兗州東南接沂州界，有陂，周圍百里而近。恒值夏雨，側近山谷間流注所聚也，深可袤丈。屬春雨，即魚鱉生焉。或至秋晴，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無餘。故彼之鄉里，或目之為漏陂，亦謂之陷澤。其水將漏，即有聲，聞四遠數十里分，若風雨之聚也。先迴旋若渦勢，然後淪入於穴。村人聞之，必具車乘及驢駝，竟拾其魚鱉，輦載而歸。率一二歲陷，莫知其趨向及穴之深淺焉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重水

凡物有水，水由土地。故江東宜綾紗，宜紙鏡，水故也。蜀人織錦初成，必濯於江水，然後紋彩煥發。鄭人榮水釀酒，近邑水重。斤兩與遠郊數倍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湘水

湘水至清，深五六丈，下見底，碎石若樗蒲子，白沙如霜雪，赤岸若朝霞。（出羅含《湘川記》）

瀑水

青城山，因滯雨崖崩，瀑水大至，在丈人觀後，高百餘丈，殿當其下，將憂摧壞。俄有墜石如岸，堰水向東，竟免漂陷。觀中常汲溪水，以供日食，甚以為勞。自此瀑水出處，常有流泉，直注廚內，其味甘香，冬夏不絕。（出《錄異志》）

仙池

渝州仙池，在州西南江津縣界，岷江南岸。其池周回二里，水深八尺，流入岷江。古老傳者，有仙人姓然，名獨角，以其頭有角，故表其名。自揚州來居此。池邊起樓，聚香草置樓下。獨角忽登樓，命僕夫燒其樓，獨角飛空而去，因名仙池。見有石岩一所，向岷江而見在。（出《渝州圖經》）

渝州灘

渝州城灘，在州西南三十里。江津縣東北沿流八十里，岷江水中，波浪沸騰，乍停乍發，多覆舟之患。古老傳，昔有仙居和來為巴州刺史，過此灘舟翻，溺水而死。和女與兄途（「途」原作「圖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行，女有兩兒，方稚齒，乃分金珠作二錦囊，纓致兒頸。然後乘船至父沒處，叫聲投水。凡六日。與兄夢云：「二十一日，與父俱出。」兄令人守之。至期，果然俱浮江水而出，今碑在城灘側。（出《渝州圖經》）

清潭

新康縣西百里，有清潭，在章浦。溪源極深，常有白龍藏此中。天旱，令人取豬羊糞擲潭中，即有大雨暴雨。至今有驗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驅山鐸

宜春界鍾山，有峽（「峽」原作「破」，據明抄本、許本、黃本改。）數十里，其水即宜春江也，迴環澄澈，深不可測。曾有漁人垂釣，得一金鎖。引之數百尺，而獲一鍾，又如鐸形。漁人舉之，有聲如霹靂，天晝晦，山川振動。鍾山一面，崩摧五百餘丈，漁人皆沉舟落水。其山摧處如削，至今存焉。或有識者雲，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井

烏山龜

烏山下無水。魏末，有人掘井五丈，得一石函。函中得一龜，大如馬蹄。積炭五堆於函旁。復掘三丈，遇磐石，下有水流猶湖然。遂鑿石穿，水北流甚駛。俄有一船，觸石而至。匠人窺船上，得一杉木板，刻字曰：「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子義之船。」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綠珠井

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。昔梁氏之女有容貌，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，以圓珠三斛買之。梁氏之居，舊井存焉。耆老傳云，汲飲此水者，誕女必多美麗。裡閭有識者，以美色無益於時，遂以巨石填之。邇後雖時有產女端嚴，則七竅四肢多不完全。異哉（州界有一流水，出自雙角山，合容州畔為綠珠江。亦猶歸州有昭君村，村蓋取美人生當名矣！）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臨沅井

葛稚川雲，餘祖鴻臚少時，嘗為臨沅令。雲，此縣有名家，世壽考，或出百歲，或八九十。後徙去，子孫轉多夭折。他人居其故宅，後累世壽考。由此乃覺是宅所為，而不知其何故。疑其井水朱赤，乃試掘井左右，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，去井數尺。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，是以飲其水而得壽。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！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火井

火井一所縱，廣五尺，深二三丈。在蜀都者，時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。諸葛丞相往觀視後，火轉盛熱，以盆著井上煮鹽，得鹽。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，即滅息，至今不復燃也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鹽井

陵州鹽井，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。周回四丈，深五百（「五百」二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四十尺。置灶煮鹽，一分入官，二分入百姓家。因利所以聚人，因人所以成邑。萬歲通天二年，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，一日一夜，得四十五萬貫。百姓貪其利，人用失業。井上又有玉女廟。古老傳云，比十二玉女，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，遂奉以為神。又俗稱井底有靈，不得以火投及穢污。曾有汲水，誤以火墜，即吼沸湧。煙氣衝上，濺泥漂石，甚為可畏。或云，泉脈通東海，時有敗船木浮出。（出《陵州圖經》）

御井

善和坊舊御井，故老雲，非可飲之井，地卑水柔，宜用灌。開元中，以駱駝數十，馱入大內，以給六宮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王迪

唐貞元十四年，春三月，壽州隨軍王迪家井，忽然沸溢，十日又竭。見井底有聲，如嬰兒之聲。至四月，兄弟二人盲，又一人死。家事狼狽之應驗。（出《祥異集驗》）

賈耽

賈耽在滑台城北，命鑿八角井，以鎮黃河。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。有一老父來觀，問曰：「誰人鑿此井也？」吏曰：「相公也。」父曰：「大好手，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。」耽問之，曰：「吾是井大夫也。」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八角井

景公寺前街中，舊有巨井，俗呼為八角井。唐元和初，有公主夏中過，見百姓方汲，命從婢以銀稜碗，就井承水。誤墜井，經月餘，碗出於渭河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李德裕

李德裕在中書，常飲常州惠山井泉，自毗陵至京，致遞鋪。有僧人詣謁，德裕好奇，凡有游其門，雖布素，皆引接。僧謁（「謁」原作「曰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德裕，曰：（「曰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「相公在位，昆蟲遂性，萬匯得所。水遞事亦日月之薄蝕，微僧竊有感也。敢以上謁，欲沮此可乎？」德裕頷頤之曰：「大凡為人，未有無嗜慾者。至於燒汞，亦是所短。況三惑博擊弋奕之事，弟子悉無所染。而和尚有不許弟子飲水，無乃虐乎？為上人停之，即三惑馳騁，怠慢必生焉。」僧人曰：「貧道所謁相公者，為足下通常州水脈，京都一眼井，與惠山寺泉脈相通。」德裕大笑：「真荒唐也。」僧曰：「相公但取此井水。」曰：「井在何坊曲？」曰：「在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。」德裕（「德裕」二字原作「但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以惠山一罍，昊天一罍，雜以八甌一類，都十甌，暗記出處，遣僧辨析。僧因啜嘗，取惠山寺與昊天，餘八乃同味。德裕大奇之，當時停其水遞，人不告勞，浮議弭焉。（出《芝田錄》）

永興坊百姓

唐開成末，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，過常井一丈餘，無水。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，甚喧鬧，近似隔壁。井匠懼，不敢擾。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。韋以事涉怪異，不復奏，遂令塞之，據《周秦故事》，謁者閣上得驪山本，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，鑿之以章程。三十七歲，因地中井泉。奏曰，已深已極。鑿之不入，燒之不燃，叩之空空，如下天狀。抑知厚地之下，或別有天地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獨孤叔牙

獨孤叔牙，常令家人汲水，重不可轉，數人助出之，乃人也。戴席帽，攀欄大笑，卻墜井中。汲者攪得席帽掛於庭樹，每雨所溜處，輒生黃菌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柴都

東方有柴都焉，在齊國之山。山有泉水，如井狀，深不測。至春夏時，雹從井中出，出則敗五穀。人常以柴塞之，不塞則雹為患。故號柴都。（出《郭氏玄中記》）

濠州井

戊子歲大旱。濠州酒肆前，有大井，壅塞積久，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濬之。有工人父子應募者，其子先入，倚錫而卒。其父遽下，亦卒。觀者如堵，無敢復入。引繩出屍，竟不復鑿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雞井

江夏有林主簿，虐而好賭，甚愛一女，好食雞，里胥日供雙雞。一日。將殺雞，雞走，其女自逐之。雞入舍北枯井中，女亦入井，遂不見。林自往，亦入井不出。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。其家但臨井而哭，無敢入者。有屠者請入視之，但見大釜，湯沸火熾。有人拒其足曰，事不乾汝，不得入而出。久之，氣稍稍而息，井中唯雞骨一具，人骨二具。此數聞故老言之，不知其何年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軍井

建州有魏使君宅，兵後焚毀，以為軍營，有大井澱塞。王子歲，軍士濬之，入者二人，皆卒，屍亦不獲。有一人請復入，曰：「以繩縋我，我急引繩，即亟出之。」既入久之，忽引繩甚急，即出之，已如癡矣。良久乃能言云：「既入井，但見城郭井邑，人物甚眾。其主曰李將軍，機務鞅掌，府署甚盛。懼而遽出，竟不獲二屍。建州留後朱斥業。使填此井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」

金華令

王祝從子某，為金華令。築私第於邑中。夏暴雨大至，水忽奔往東南隅，如灌漏卮，傾刻而盡。其地成井，深不可測。以絲篋縋石以測之，數十丈乃及底。黏一新捻頭而上，與人間常食者，無少異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